

国庆商旅 ——非洲掠影

王国庆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引言	/1
谁是入侵者	/7
令人伤感的中国使馆	/11
土著与先民“可共戴天”	/14
黄金城的向往	/17
太阳城里的失落城	/21
居住在铁皮屋里的黑人	/25
第比尔森公司与钻石	/29
导游小梁	/33
伦理没有国界	/38
社会责任全球关注	/46
来自中国的丹尼尔现象	/51
别开生面的葡萄园	/55



- 令人叹服的好望角 /60
悄然走近后曼德拉时代 /64
赏心悦目的城市建筑 /68
有所不同的南非 /73
喜忧参半的肯尼亚 /81
失望的大裂谷与醉人的马赛马拉 /86
探秘纳库鲁湖 /94
请个先人带回家 /98
后记 /101



2008年7月11日上午9时50分，按照旅行社的安排，我们一行人登上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开始了不同凡响的非洲之行。

在我的直觉中，伦理、道德之类似乎都是中国人的专利，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些耳熟能详的先贤，哪一个不是伦理、道德的大师？

所以当陕师大教授李健老师告诉我，他把丹尼尔集团忧国为民、行于至善，补贴6000万元人民币为兼并企业的2000名职工解决住房，以及“兴建100所希望小学、开发100个产业项目，带动100万民众脱贫”的“三百工程”，作为企业伦理实践的论文递交给世界企业伦理学会以后，竟被组委会选中，邀我代表中国的企业家和他一起参加在南非首都开普敦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企业经济伦理年会。

盛情之下当然就却之不恭了。为便于交流，我还特地邀请著名教育学家、精通英语的杜瑞清教授一同前往。

由于旅行社担心在广州中转误机，所以虽说是晚上10点的国际航班，却要我们乘坐早上9点多的飞机提前七八个小时到广州。真是出门在外身不由己，令人哭笑

不得。

记得在商洽旅行社时，对方的殷勤还曾令我小有感动，以致我还特地对总办主任说：“人家挣点钱也不容易，差不多就行了，别那么较真儿，一个小小的旅行社能赚你多少钱，要尊重人家的劳动。”

没想到，当我们按照合同的约定，在下午6点准时出现在广州白云机场国际厅十号门前时，既看不到前来接机的工作人员，也未收到任何电话信息。不得已之下，6点10分以后我才接通了联系人的电话：“请稍等，我们正在给你办理登机手续。”一个说话还算是有点悦耳的年轻女性连哄带骗地说。

“能否讲点职业道德，护照还在我们手上，你给谁办理登机手续？”我不由得在电话中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千呼万唤之后，终于有一个自称是姓曹的导游姗姗来迟。稍加寒暄之后，就直奔主题，要我们按合同约定支付他们280元美金的小费，而且是刻不容缓。看那架势似乎是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为机票还在他手里。

当时的感觉真是难以言状。在我看来，这哪里是由旅行社全程接待，分明是我们不远千里来到广州，给人家再单独送上一笔说不清到底是付给谁的小费而已。

什么“我们在广州机场将有专人陪同，并持有热烈欢迎王国庆一行贵宾的接待牌，以示重视”等等，这些不打粮食的话，只不过是让你在签定合同时得到点安慰而已。

不知怎么搞的，从不迷信的我似乎隐约感觉到此行

广州站的插曲，并非出于偶然，而是预示着旅途中的某种不顺。

果不其然，当我们在班机晚点一个小时之后开始登机时，头等舱的通道却不知什么原因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付出了数倍于经济舱票价并应优先进港的我们，在排成长队的乘客面前竟成了前来插队的“投机分子”。

在很多人，包括不少外国人鄙视的目光下，我们唯一的感觉就是气愤不已。怎么能这样呢？这岂不是鸠占鹊巢了吗？

无奈之下，我们只有大声呼唤机场工作人员。终于有人来了，但却是很不情愿地对乘客说：“这是头等舱的客人，让他们先进。”

尽管如此，我还是分明地感受到了那些不屑一顾的白眼中的含义：“妈的，就你们有钱？有本事你们长个翅膀飞到南非去。”你说这事如果换作你，能有什么办法，只有自认倒霉呗！

其实，我并不是对机场某个人的服务态度耿耿于怀，而是觉得有另外一种东西难以名状。工作人员的疏忽情有可原，但那么多乘客不以为然的白眼连连，却使我耿耿于怀，但众怒难犯，我们只能“识时务者为俊杰”。再联想到那些或是助人为乐或是见义勇为的君子，有时做了好事还要蒙受不白之冤，成为替罪的羔羊时，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偌大的中国缺的是什么？仅仅是资金吗？看来，什么都能缺，唯独不能缺失公正。当然，这偶尔的不快，随着肯尼亚国际航班飞机的起飞，也都成了曾经的



往事。

常识告诉我，肯尼亚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所以对肯尼亚航空公司，我自然也不敢有太多的奢望。国内的航空公司都成了这样了，咱还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提供称心如意的服务呢？

真是没有想到，令我有点大跌眼镜的是，肯尼亚航空公司飞机内部的设施竟是世界一流的：180°全平躺座椅，应当说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商务舱配置，既可一扫旅途上的疲劳，还可在向后躺靠的过程中，轻松地享受这难得悠闲的一刻。而且，宾至如归的肯尼亚式殷勤的服务和相对可口的商务用餐，也会使你由衷地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舒心。

尽管如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还不是这些，而是肯尼亚航班杂志上的一句话：“我们不必为我们是

非洲的骄傲而大声宣告，我们的乘客会为我们这么做。”

的确，我就是他们所说的无数乘客中的一员，我人还未下飞机，就已经这么做了。这段有感而发的文字，就是我情不自禁的实感流露。

——肯尼亚，我来了。

时间在半梦半醒之中过得飞快。一觉醒来，我已经到了肯尼亚内罗毕机场。清晨6点10分，在肯尼亚特有的晨曦中，我们走下飞机的旋梯，生平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的土地。

虽然还是7月中旬，但对南部非洲而言，却已是深秋时节。一望无垠的辽阔土地，秋高气爽，鸟语花香，真有点景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

然而，当愣过神来定睛再看时，却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昔日里电瓶车扮演主角的大小机场，怎么今天在內罗毕机场竟成了拖拉机一统天下？难道好客的非洲人就像喜爱大自然一样，喜欢拖拉机那巨大的车轮和轰



鸣的声响？

可是当我看到机场内陈旧的候机楼和与首都称谓相去甚远的简易设施，以及卫生间那残缺不全的地面时，自然也就找到了答案。

飞机再好是外国造的，毕竟非洲还是地球村里最贫穷的地方之一，飞机上肯航空姐热情周到的服务，也可能是因为每天都有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前来观光肯尼亚特有的动物自然保护区，而与时俱进的结果。若不做好服务，岂不是砸了自家的饭碗？

但这仅是一个特例，还是南部非洲各国贫富差距的一个缩影呢？就像小时候聚精会神地在看《十万个为什么》的读者一样，我迫不急待地等待着正确的答案。





还未启程之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就已再三告诫我们，到了南非的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绝对不能擅自下车，更不能在大街上随便走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不至于吧？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国家的首都还能如此混乱？可能是曾经发生过一两起抢劫或其他治安案件，旅行社为了推卸责任才这么小题大作吧。到了南非的行政首都不能下马观花，我们岂不是有点太遗憾了吗？

我这么思量着，当然也不会把此话当真，最多是听听而已，左耳朵进来，右耳朵出去罢了。

然而，当我于2008年7月12日中午入境南非，乘车进入比勒陀利亚市区的时候，当地的导游也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在市区下车。不仅如此，只要下车，走不出三个路口，就一定会遭黑人的抢劫。

怎么会呢？我当然大惑不解，但移民南非已有时日的导游小梁却反问道：“你知道我们华人在这里有个绰号叫什么吗？我告诉你，叫‘活的提款机’。

此话一出小梁之口，不要说我，其他同行三人也是心头为之一震，多少有点毛骨悚然的味道。不知是导游危言耸听，还是确有其事，反正只好听从导游的安排，再没有了在比勒陀利亚下马观花的“非分之想”。

行车期间，听着小梁十几年前就前来南非语言学院求学的经历，再一次感受到当地华人与身俱来的勤奋、节俭和智慧。自然也就明白了华人在比勒陀利亚屡遭抢劫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社会治安问题，而是有

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在很多黑人看来，是华人动了他们的奶酪。不仅如此，可能还因为华人不善使用信用卡，口袋里常常有大把的现金，当然也会引起一些不法黑人的嫉妒。

由于打劫华人容易，抢一个成一个，屡屡得手，并且收入颇丰，因此“活的提款机”这个可怕的绰号也就不胫而走。难怪当地华人谈黑色变，看来，在比勒陀利亚下车与否，还是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不能下车，所以在车上我也就格外地用心观察。很快发现，偌大的比勒陀利亚，几乎是清一色黑人的天下。不要说华人在此绝迹，就是白人也是屈指可数，所以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

虽是行政首都，却没有首都应有的氛围，既看不到神情各异的外国游客，也看不到首都应有的繁荣，只有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的黑人蹒跚而行，像是洋溢着一种难以言状的诡秘。我们也无法证实导游说的



是真是假，似乎总有一种遗憾和疑惑。

想来也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半个世纪以前的南非，种族歧视令人不寒而栗，黑人不能与白人同乘一辆巴士、同上一个学院，更有甚者，若是有了男女之情，黑人更是要被处以极刑。可历史却是如此地讽刺。

曾几何时，黑人种族遭受到极端歧视的南非，竟由黑人当选了总统，还重新修订了宪法，从根本上解除了种族歧视的基础。

然而，正是黑人士著和白人先民创造了南非诸国的历史，究竟谁是入侵者，结论可能不尽相同，但今天黑人一统天下的比勒陀利亚，是否也是冥冥之中上帝的刻意安排呢？



既然比勒陀利亚是行政首都，我们何不看一下中国大使馆，李健教授饶有兴致地提议道。就像出门远行的孩儿，千里之外向父母报送平安一样，我们当然是一致赞成。

虽是行政首都，但比勒陀利亚毕竟还不是太大，所以，一会儿功夫我们就来到了使馆区。还不到十分钟的车程，体积庞大不无张扬的美国大使馆便映入我们的眼帘。但谁也没有感到意外，因为美国人是一个喜欢张扬的民族，馆如其国，当然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可是，谁也不曾料到我们中国的南非大使馆竟会如此地令人不可思议！“到了，到了，这就是中国大使馆”，小梁急切地说着，但我们却是一脸的茫然。

在我们停车的左前侧哪有什么中国大使馆，分明是一处不起眼的小仓库，而且是陈旧无比，怎么可能是中国大使馆？

“小梁，你是不是记糊涂了，咱们的使馆怎么能是这样呢？”性急的我忍不住脱口而出。

“怎么会呢？我干导游这么多年了，还能不知道中国大使馆在哪儿，你看，房屋上面是中国国旗，门上的那行英文字母千真万确，就是中国大使馆。”小梁认真地一再表白。

刹那间，我们全部失语，一种从未有过的伤感立刻涌上心头。

这怎么能是我们的使馆呢？是为了省钱吗？显然不是。堂堂的泱泱大国能缺这点儿银子不成？

是设计没有品味吗？也不可能，那么多大牌设计

院还能水平如此低下？

不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非的大使馆，就是一家企业的驻外机构也不至于设计成这种模样。

那么，是负责筹建和审定的部门缺乏审美能力吗？也不可能，哪一个涉外部门的人员是来自穷乡僻壤的土老冒呢？我们真是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了。都说儿不嫌母丑，不远万里来到南半球的非洲大陆，使馆就是我们的家。

作为中华儿女，贫穷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嫌弃过家贫，可谁又不希望我们的家园美丽富饶、国强民富呢？但这样一个像简易库房一样的建筑，就是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非的大使馆，恐怕是我们哪一个中国人都难以接受的现实。

